

## 从《圣经》的不同版本看中文《圣经》翻译

刘冬萌

(青岛海洋大学 外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圣经》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译本。本文在分析《圣经》原文的语言特色的基础上, 对比了英译本之间以及英译本和中译本之间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圣经》; 版本; 风格; 特色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122(2002)02-0058-05

### 一、《圣经》翻译

《圣经》翻译, 作为宗教翻译, 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翻译, 也不同于一般的文献翻译。一方面, 《圣经》作为一部文学名著, 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我们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它的内容, 同时要移植它的风格, 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 另一方面, 它作为一部宗教文献, 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 还有教徒。在翻译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一部分人的心理, 注意《圣经》的说教性和启发性, 保持宗教文献的严肃、凝重的氛围。

中文《圣经》翻译不同于英文《圣经》翻译之处在于它并非译自古希伯来、古希腊和阿兰语, 而是转译自英文《圣经》的权威版本。但是在转译和重译的过程中它却背离了英文《圣经》的翻译原则, 没有很好地把握其文体特征, 以至于在音韵、词汇、句法、修辞以至整体风格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圣经》几个英文版本的风格和特色, 然后把英译本和中译本作一比较, 以找出中文《圣经》翻译存在的不足。

### 二、英文《圣经》翻译

#### (一)《圣经》原文风格

《圣经》是希伯来文学的总集, 包括史书、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戏剧化的故事)等各种文学体裁。总体而言, 它具有取材广泛, 人物典型, 结构简单, 表达精妙的特点。但由于《圣经》是在漫长的年代里, 经由无数先知和学者搜集、整理、编纂而逐渐完成的, 而这些作者在性格、观点和教派上都不尽相同, 因而形成了体裁不一, 风格迥异的特点。这是《圣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最大的特点。

《圣经》这种千变万化的风格, 在译为别国文字时, 尤其难于把握。如何模仿不同作者不同的措辞、句式、修辞、语气, 是《圣经》翻译中的一大难题。

#### (二) 钦定本

英语《圣经》翻译最早出现于7世纪末8世纪初, 今已失传。此后虽出现众多译本, 但影响不大, 一直到17世纪《钦定圣经译本》(Authorized Version)的出现。这是《圣经》的英译定本, 是翻译史上的一部杰作, 英文中的一部经典, 它的影响是空前的。

这一版本的翻译有如下特点: 首先, 詹姆士国王指定了47名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来翻译, 这是自古希腊《七十子译本》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集体翻译。这些译者在翻译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不允许因个人好恶增减原意, 讲求科学性, 因而此译本在内容上比以前任何译本都更忠实于原文。其次, 它吸收了16世纪以前各译本的优点, 并直接译自古希伯来和古希腊语, 保留了原作的语言特色——英语译文既古雅庄严, 又简洁流畅。古希伯来语句法简单, 主要连词只有一个相当于英语and的词, 对称结构较多, 词汇多生动具体, 少抽象晦涩, 这些均类似英文, 因而把它译成地道的英语并不困难。如the king of kings和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均源自希伯来文的语言结构, 现已被视为纯粹的英语表达法。其三, 译文的语言通俗质朴。据统计, 译文所用语汇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英国本国语, 这是译者顺应时代发展和普通人需求而有意为之的。最后, 译文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整体风格。一方面, 译者使用大量的同义词, 避免行文重复呆板; 另一方面, 竭力模仿原文的韵律和节奏。有人评价说, “《旧约》模仿了希伯来原文的韵律和风格, 《新约》的文字模仿并胜过优美的希腊原

[收稿日期] 2002-05-07

[作者简介] 刘冬萌(1977-), 女, 山东青岛人, 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文。”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译文:

THE LOA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He maketh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He restoreth my soul:/he leadeth me in the paths of righ-  
 teousness/for his name's sake./  
 Yea, though I walk/through the vally of the shadow of  
 death,/I will fear no evil:/for thou art with me;/thy rod and thy  
 staff/they comfort me./  
 Thou preparast a table before me/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thou anointest my head with oil;/my cup runneth over./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all the days of  
 my life:/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for ever.

——Psalms 23

这是《诗篇》中的一首著名的赞美诗,原文为诗体,故而译文也相应地译为诗,大体采用抑扬格五音步(Iamb - pentametre),富有节奏感,像一首音乐;此外,译文模仿原诗结构,前后句基本对称,以达到一种平衡的效果,如 He maketh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从选词看,除了 anoint(涂油使神圣化)一词属宗教用语,其余均为生活常用词,这既符合希伯来原文的特征,又使得人们倍感亲切;最后,译文保留了原文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对仗等。此诗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读来意蕴深广,优美流畅。

总而言之,《钦定圣经译本》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圣经》原文的风貌,同时又发挥了英语语言自身的特点,不仅为英语创造出大量生动的词藻,而且整个地影响了英语散文的句式、节奏,以及风格。

### (三)《新钦定本》和《新国际版圣经》

《钦定本》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无人敢挑战它的权威,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新的译本。重译《圣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钦定本距今已三百多年,其间英语语言已发生很大变化,不仅一些词汇逐渐被淘汰,而且语法、标点和语言结构等也同17世纪有所不同,因此《钦定本》今天读来有许多地方令人似懂非懂。其二,詹姆士国王时期,《圣经》研究工作还不完善,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死海古卷的发现,人们开始意识到《钦定本》中的某些地方译的并不准确,要求重译的呼声越来越高。

此后出现的众多新译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出于第一个原因重译的,如《新钦定本》(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这个版本以《钦定本》为基础,参考古希腊文和古希伯来文《圣经》原文,把通行于17世纪而今已弃置不用的、令人费解的词汇和语法,换为现代英语习语和习惯用法,但对于那些已经成为钦定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其特色,又较易理解的语汇,则基本不变,因此

这个译本改动较少。另一类,主要出于第二个原因重译,因而抛弃了已有的权威本,直接从古希伯来、阿兰语和古希腊原文译出,因而这些译本也就往往和钦定本大相径庭了,例如《新国际版圣经》(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这一译本是由100多名专家和学者经过几年讨论和再三修改完成的。他们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准确,不仅要准确地译出原文内在的思想精神,而且要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措辞、语法特征,同时又要避免逐字死译。他们认为,上帝的原话中蕴含着最深邃、最精妙的真理,而这些是同希伯来文的文法捆绑在一起的;此外,他们还试图在译文中反映出原文不同的写作风格,模仿不同原作者不同的韵律、节奏和措辞;他们还要求译文简洁明白,通俗易懂。总之,从各方面看,这个版本的要求都很高,因而翻译的质量不错。下面试把这两个译本同《钦定本》作一比较:

And when the day of Pentē - cōst was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And suddenly there came a sound from heaven as of a rushing mighty wind, and it filled all th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And there appeared unto them cloven tongues like as of fire, and it sat upon each of them.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bega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gave them utterance.

Authorized Version, THE ACTS, 2.1 - 4

Now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had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And suddenly there came a soun from heaven, as of a rushing mighty wind, and it filled the whol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Then there appeared to them divided tongues, as of fire, and one sat upon each of them.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gave them utterance.

——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 THE ACTS, 2.1 - 4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came, they wer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Suddenly a sound like the blowing of a violent wind came from heaven and filled the whol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They saw what seemed to be tongues of fire that separated and came to rest on each of them. All of them wer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in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enabled them.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THE ACTS, 2.1 - 4

从这段经文来看,《新钦定本》基本承袭了《钦定本》的语言结构,修辞、句法、语序和标点基本没变,只有几处小小的改动。其中句法变动有三处:把 was fully come 变为 had fully come;把 like as of 变为 as of fire,以便更符合现代英语语法规则,因为原来的语法显然已过时了;把 all the house 变为 the whole house,则是为了在句子结构上更接近希伯来原文。词汇上的改动有五处:《钦定本》常用 and 连接段落和句子,为了使叙述连贯,同时又给人宇宙无限的

感觉,《新钦定本》则把上文中两个 And 分别变为 Now 和 Then,这样使得时间先后关系更为清楚;此外,把带有古味的 unto 变为今天常用的 to;把较生僻的 cloven 变为更通俗的 divided;把 Holy Ghost 变为 Holy Spirit,使前后指代一致;还把 it sat upon 变为 one sat upon,原文意为“如火焰般的舌头分开,分别落在每个人身上”,用看不出究竟是 the whole tongue 还是 one of the divided tongues 落在每个人身上。最后,还有一处标点上的改动,即《新钦定本》在 as of a rushing mighty wind 前加了一个逗号,以期句子结构更加清晰。综上所述,《新钦定本》主要是出于避免歧义和晦涩的考虑而对《钦定本》进行修订。

相比之下,《钦定本》和《新国际版》的差异就非常显著了。首先是句法结构上的调整,第一句由过去完成时变为过去时,第二句和第三句则由存在句变为了主动句;there came a sound... 变为 a sound... came...; there appeared unto them... 变为 They saw...。《新国际版》还去掉了《钦定本》句首所特有的连接词 And。此外两文所用形容词、动词、介词以及词组也大不相同,如 all with one accord vs. all together, rushing vs. blowing, mighty vs. violent, cloven vs. separated, sat upon vs. rest on, gave them utterance vs. enabled them,当然还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由此可见,《新国际版》受《钦定本》的影响很小,它不是对《钦定本》的修修补补,而是一个全新的《圣经》译本,它试图模仿《圣经》原文的语言结构,在修辞上,尽量选择那些既贴近原文而又在今天的英语中常见的词汇。而同《新钦定本》相比,它的句式更为简单,如用主动句代替存在句;它的词汇更为通俗,如 violent wind 比 mighty wind 更常见;它的文风更为简练,这段经文《钦定本》用了 82 个词,《新钦定本》用了 81 个词,而《新国际版》只用了 75 个词,却把同一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钦定本虽然文字古旧以至舛误,但毕竟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新译本虽然更忠实和准确,但是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有人评价说:“旧译虽有缺点,今译虽然准确,但灵魂因之而入天堂者是否有所增加,颇可怀疑。”<sup>[1]</sup>一个译本一经产生,就有了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一个译本或许会过时,但是它的魅力永远存在。

### 三、中文《圣经》翻译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圣经》亦逐渐被译成中文,并且先后出现过几百种不同版本。中文《圣经》翻译与英文《圣经》翻译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译自古希伯来原文,而是转译自英译本,因而受英语的影响较大。它的另一个特色是,最初的译经者均为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虽偶尔也有中国学者参与润色,如 1855 年的《代表委员会译本》曾经中国人王韬修改,但总体而言,效果不大。早期译经者使用的是中国古典文言文,译本佶屈聱牙,艰涩难懂。这种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圣经》翻译。直到 20

世纪,中国学者才开始成为汉译《圣经》的主要力量。

#### (一)官话和合译本

在中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圣经》版本是官话和合译本。现在通行的中文《圣经》即是在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持下,在对这一译本的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此译本最初是由狄考文、富善、鹿依士等人花费几十年时间,以《钦定本》为蓝本译成的。译者要求译文切合原文,使用通行的白话文,避免方言,便于诵读等。较之以前的译本,这一译本质量有所提高,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很好地遵循它所提出的翻译原则,和钦定本的风格极为不同:它虽使用现代汉语,却受前代影响,夹杂了许多文言词法和句法,半文半白,读来极不顺畅;此外,它没有考虑韵律和节奏问题,钦定本中节奏鲜明的韵文,如《诗篇》,在这里变成了平铺直叙的记叙文;而它的用词也不规范,有古、旧、怪、癖之嫌,远离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背离了钦定本的翻译原则,而离希伯来原文的风格就更远了。现在让我们分别以几种体裁来比较一下和合本和英译本(钦定本)在风格上的差异。

##### 1. 诗歌

《圣经》以诗歌的文学价值最高,以《约伯记》为其代表作。它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包含着犹太人独有的智慧和处世哲学,写得十分感人,不仅结构完美,而且大量运用反问、反复、比喻等修辞手法,使得节奏紧凑,气势磅礴。下面选取一段经文进行比较。

Hast thou entered into the treasures of the snow?  
or hast thou seen the treasures of the hail,  
which I have reserved against the time of trouble,  
against the day of battle and war?  
By what way is the light parted,  
which scattereth the east wind upon the earth?  
Who hath divided a watercourse for the overflowing of wa-  
ters,  
or a way for the lighting of thund;  
To cause it to rain on the earth, where no man is;  
on the wilderness, where there is no man;  
To satisfy the desolate and waste ground;  
and to cause the bud of the tender herb to spring forth?

——Authorized Version, JOB, 38.22-27

你会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么?这雷电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

——和合本,《约伯记》,38章22-27节

你进入过雪的宝库吗?你见过冰雹的珍宝

吗?这些都是我为灾难的时代,为战争的日子所准备的。光明怎样(与黑暗)分开,东风怎样吹遍大地?大水泛滥,又是谁疏导水道?是谁为雷电开路,让雨降落在无人居住的大地上,在无人居住的荒原上,让荒芜的土地喝饱,让青草冒出嫩芽?

——杨周翰译

《约伯记》在希伯来原文中是优美的诗歌,故《钦定本》译为韵文,大约采用扬抑格六音步(Trochee-hexametre),而《和合本》却把其译成了散文。具体分析一下它的语言风格:其一,第一句形象的比喻 the treasures of the snow 和 the treasures of the hail 在和合本中变为了简单刻板的“雪库”,“雹仓”,不仅毫无美感可言,而且这种说法本身令人迷惑。其二,语言有文言遗风,如“雪”,“雹”。文言文多单音音节,而现代汉语则双音节化了,故常说大雪,冰雹。其三,第一句中的 against the time of trouble 和 against the day of battle and war 以及第三句中的 on the earth where no man is 和 on the wilderness where there is no man,源自希伯来原文的对称结构,把这一结构移入中文并不困难,因为汉语历来崇尚对偶,但是和合本第一句却看不出这一特点,而第三句译得也并不工整。其四,“从何路”显然是逐字死译自英文 by what way,殊不知 way 在这里并非真正的路,而是“方式”的意思,应译为“怎样、如何”。其五,英文最后一句读后让人脑海中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荒凉萧索的原野上,一场大雨过后,青草冒出了柔嫩的细芽,而《和合本》仅译为“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失去了细致生动的描述,意趣全无。最后,《和合本》最大的毛病在于其整体风格:原文语气连贯,一气呵成,一连串的反问逼得人似无喘息之机,句与句之间仿佛也没有思索的空隙,而《和合本》由于衔接不当,导致行文磕绊,无畅快淋漓之感,如第一句用了“会”和“或”字,不仅使得行文生硬,而且还使原来加强语气的反问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疑问。

杨周翰先生的译文更好地把握了英语原文的精神,使用现代汉语,译文更为流畅,更有气势,但有一处错误。和合本 waters 译为“雨水”,而杨认为 waters 泛指江河湖泊中的水,译为“大水泛滥”,根据上下文情景和其它版本的英文《圣经》<sup>[2]</sup>,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另外,他也没有译出原文的韵律。

## 2. 散文

《圣经》中的散文也很有特色,尤其是《新约》中耶稣的语言。耶稣具有高超的演说才能,语言具有煽动性和说服力,他还善用寓言和比喻来宣传教义。因此《新约》中的散文处处充满巧妙的寓言和比喻,语言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具有诗一般的魅力。现在我们来做一些比较:

Ye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alted? It is thenceforth good for noth-

ing, but to be cast out, and to be trodden under foot of men. Ye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city that is se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 Neither do men light a candle, and put it under a bushel, but on a candlestick; and it giveth light unto all that are in the house. Let your light so shine before men,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work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Authorized Version, MATTHEW, 5.13-16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和合本,《马太福音》,5章13-16节

你们是大地的盐,但盐如果失去了咸味,它还能再咸吗?那它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被人扔出去,任人踩在脚下。你们是世界的光明。建筑在山上的一座城市是隐蔽不了的。人们点蜡烛,不把它放在斗箕底下,而是把它插到蜡台上,照亮屋子里的一切。你们也应当在众人前发光,让他们能看到你们做的好事,给你们在天之父增光。

——杨周翰译

这段经文,《钦定本》除去几处古词(Ye, wherewith, thenceforth)和过时语法(giveth; the salt have lost...)之外,译得流畅生动,不仅恰当地保留了原文的比喻形象,而且与英文浑然一体,甚至有些语汇被英文所吸收,如,后来用 the salt of the earth 来形容民族中的精英。而和合本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些特色。首先,行文不畅,如“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前后衔接不当,使得译文生硬不自然,读起来非常拗口。第二,词汇单音节化,如“失,味,造,当”等。单音节化是行文不畅的另一个原因。第三,措辞不当,“世上”不如“世界”来得自然;“以后无用”令人费解。第四,语气失当。原文的强调语气 Neither...but...,杨将其译为“不是……而是……”,而和合本没有体现出来:最后一句英文带有祈使语气,和合本由于拘泥原文,句式复杂呆板,给人以拖沓冗长之感,不像杨译那么简短有力。最后,表现在整体风格上,和合本没有译出钦定本那种简洁、流畅、生动、和谐的韵味。

相比之下,杨的译文要顺畅得多,文字简练明快,更好地体现了英文的语言风格。但也有一处理解上的偏差,all that are in the house 中的 all,根据考察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应指“所有人”,杨译为“屋子里的一切”,显然并不合适。

## 3. 故事小说

《圣经》中的许多内容故事性很强,尤其是《旧约》,如《约拿书》,《以斯帖记》,《路得记》等。单独来看,它们结构完整,情节精彩,几乎可归入小说之列。其中《约拿书》较短,一共只有四章,却把约拿这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不像一般的先知那样刻板,而是比较富有人情味,甚至还有点幽默感,细节描写也十分细腻。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比较一下其中的一段:

But Jonah rose up to flee unto Tarshish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nd went down to Joppa; and he found a ship going to Tarshish; So he paid the fare thereof, and went down into it, to go with them unto Tarshish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ut the Lord sent out a great wind into the sea, and there was a mighty tempest in the sea, so that the ship was like to be broken. Then the mariners were afraid, and cried every man unto his God, and cast forth the wares that were in the ship into the sea, to lighten it of them. But Jonah was gone down into the sides of the ship; and he lay, and was fast asleep.

——Authorized Version, Jonah, 1. 3-5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

——和合本,《约拿书》,1章3-5节

但是约拿却起身想逃到他施去,躲避主,因而来到了约帕,找到一条开往他施的船。他付了船钱,下了船,准备和他们一起去他施,以躲避主。但是主在海上刮起一阵大风,海上起了大风暴,船眼看要破碎。水手们害怕起来,人人向自己的上帝呼救,把船上的货物扔到海里,以减轻负荷。但是约拿却走下舱里躺下,酣酣地睡起觉来。

——杨周翰译

这一段,《钦定本》写得简洁传神,句子短小精悍,以并

列句为主,一连用了8个 and,读起来有环环相扣的紧迫感;语言通俗易懂,完全用朴实的语言创造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而在《和合本》中,某些句子却过长,如“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读后无法让人产生英译本那种干脆利落的感觉。其二,某些词汇过于冷僻,如“船价,惧怕,躺卧”,在现代文中较少使用;而 were afraid 在英文中较为口语化,将其译为“惧怕”,色彩也过于庄重。其三,最后一句英文具有讽刺幽默的意味,和合本将其译为“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变成了平板的叙述,失掉了幽默口吻。此外,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如衔接不自然,文法不通(如,“甚至船几乎破坏”)等等。总之,在整体风格上,和合本没有传达出《钦定本》那种简洁、明快、生动的风格。

相比之下,杨周翰先生的译文质量高一些,起码是地道的现代汉语,并尽量保留了原文的语体色彩,适当口语化,较好地体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

## 四、结论

我想,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圣经》众多出色的译本。无论是古雅优美的《钦定本》,还是后来更为通俗流畅的《新钦定本》和《新国际版》,都既尊重了《圣经》原文的风格,又富于一定文采。今天《圣经》已不仅仅是一部宗教文献,它已成为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了解基督教和《圣经》,就很难了解西方的思想精神。然而中译本和英译本比较之下,不免显得粗糙、晦涩、暗淡、文学价值不高。我们实在需要一个更好的译本。当然,受条件所限,重译这部经典就不是某个人的事情了。

## [参考文献]

1. 见 Douglas Bush: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1600-1660.
2.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who cuts a channel for the torrents of rain; Good News Translation: who dug a channel for the pouring rain.

(责任编辑 门文)